

我對原住民研究生之觀察與省思

原住民大学院生に対する觀察と考察

My Observations of and Reflection upon Aboriginal Graduate Students

文 | 尤天鳴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

圖 | 許功明 (台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教授)

每年年初，原住民地區的鄉鎮公所就紛紛接到家長或是學生的電話詢問「獎勵原住民專門人才」截止收件日期。原來，每年二月底前就是鄉鎮公所辦理「獎勵原住民專門人才」的初審作業時程，這個時候，鄉鎮公所的承辦人都會講這句話：「我們鄉（鎮）怎麼會有那麼多研究生啊！」

民族研究生的增長，帶動原住民研究

由於教育部逐年開放國內各大學碩、博士班的招生名額，並鼓勵各系所增設碩、博士班，致使國內研究生人數成長速度相當快，根據教育部的統計，88學年度碩士生約3萬8千人，博士生約1萬人，到了96學年度，碩士生已高達17萬人，博士生已突破3萬人。而原住民研究生也在這樣的浪潮下，從88學年度各大學原住民研究生僅有18人，到了96學年度大增為585人，成長31.5倍之多。隨著原住民研究生在量的方面有了明顯的增長，

間接也增長原住民研究的熱潮。

回顧台灣學界在原住民研究範疇的歷程，由最初人類學者和考古學者至原住民部落進行體質及文化上的研究，到台灣社會走向工業化，原住民社會因為外來文化之衝擊，部落主體結構改變，台灣學界逐漸關心原住民社會的文化變遷及都市原住民議題；1980年代興起的原住民運動熱潮掀起台灣社會關注原住民的個人權及民族權等議題，當時，學界的研究目光逐漸轉向藉由國外的經驗來協助原住民，邁入所謂的民族自治與解放。經過觀察，我們發現，上述這些研究者幾乎不見原住民，而最主要的原因是，當時原住民研究生的量少之又少，遑論有大量的研究著作。

筆者觀察台灣學界研究原住民議題的分水嶺，正巧落在88學年度，由國家圖書館-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的資料分析，80學年度至88學年度這段時間發表的博碩士論文以原住民為研究範疇者，數量為673筆，而88學年度至96

隨著原住民研究生在數量上明顯增長，間接也增長原住民研究的熱潮。期待透過本民族的視野，回饋給學界一個不同的視野和詮釋。



台東縣達仁鄉的土坂村是目前難能可貴的，定期舉行排灣族五年祭的一個地點。

學年度，研究原住民的博碩士論文竟已高達 8,392 筆，增加的幅度甚為驚人。增長的原因，除了是台灣各界對於原住民的關注逐漸升溫外，原住民研究生在數量上的增加似乎是另一項主因。

透過本民族的視野， 回饋給學界一個不同的視野

我們發現，當原住民研究生大量增加後，本民族研究的現象儼然形成一股風潮，許多以某某原住民、某某族、某某部落為例的論文，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甚至還發生一個原住民部落被好幾個研究生研究的例子，暫且不論這些論文的價值何在，我們捫心自問，這些套著學術外衣的「部落家鄉事」，真的對我們族人同胞有幫助嗎？

原住民研究生，顧名思義就是研究生擁有原住民身分，乍看之下，這樣的身分似乎沒有任何意義，就好像我們看待由國外來唸書的研究生或是來研究所唸書的神父、和尚，充其量他們就是外國人研究生、神父研究生及和尚研究生。但是，當這些研究生所研究的主題與其身分有關連時，研究生的身分就有可能被放大

觀察。尤其，當原住民研究生進行所謂的本民族研究時，外界更是投以亟為期待的眼光，期待透過本民族的視野，回饋給學界一個不同的視野和詮釋。

把我們的筆刀磨亮提升能力

筆者曾經在一篇新聞報導中看到這樣的描述，一個大學教授這樣說：「我所引用的資料排序，首先是博士論文及各大期刊，再來是新聞媒體的報導，最後才是碩士論文」。筆者看完這篇報導，心頭一驚，原來，我們撰寫的碩士論文在大學教授的眼中比不過一天 24 小時在電視播的新聞。

綜上，身為原住民研究生，應該要更有所警惕，尤其是當原住民運動落幕後，爭取原住民權益的管道，不再只是以街頭路線為主時，相關爭取原住民權益的訴求，若能透過本民族研究者以嚴謹的學術研究，轉換成和平、理性的論述及學術觀點，進而贏取大社會的認同，這也不失是一項原住民研究生做本民族研究的福音。而如何把我們的筆刀磨亮，如何把我們的能力提升，儼然成為當今吾輩原住民研究生必須共同面對的課題。◆